

掌故奇談

(三)

● 馬馳原

胡去胡來乍暖還涼

一九一四年六月，留美學生在鴻雋、胡明復、趙元任、秉志、周仁、楊杏佛、章元善、過梅光、金邦正等發起刊印『科學』月刊，推楊杏佛為主編，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創刊。首先舉起民主與科學作為改造中國的兩大武器。

楊杏佛着重把『科學』辦成為人民生計服務的刊物，用淺顯文字介紹西方器物，首先採用橫排自左向右方式，統一科學名詞。此後中國科學社的社員不斷轉學或陸續歸國，離開研究工作崗位，因之稿源日少。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楊杏佛寫了一首白話詩給胡明復，寄給在哈佛大學進修的趙元任催稿。白話詩的原文是：

佳（胡適）天氣涼。
新屋有風閣，清福過帝王。
清閑心不閑，手忙腳更忙。

為我告「夫子」（指趙元任），『科學』黎客得品嘗淮南王的營養美味。李石曾提倡

『要文章。趙元任讀到楊杏佛的詩，也和詩一首——

自從老胡來，此地煖如湯。
科學稿已去，夫子不敢當。才完就要做，忙似閻羅王。

李石曾老仍閒不得

李石曾從來不作健康檢查，自己認為身體各部位都健康，不必檢查。他耄耋之年，也不願他人去扶他，總是笑著說：「我能走。」平時注意自己保養，每次就坐之前，必先顧盼窗戶，避免寒風吹襲。洗手後，不用手帕擦乾，只是兩手摔摔，任手掌自乾。

他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態度真摯親切，樂於助人，獎掖後進。

李石曾高壽九十三歲。去世前一個月左右，對朋友說：「我沒有病，不過是更年期，應有的現象，沒有什麼。」

李石曾喜歡旅遊、觀光、遍歷歐美。九十三歲時還打算前去南北美各地走走，真是

胡適服膺實用主義

約翰·杜威（一八五九—一九五二）是

胡適留美時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實用主義的大師。杜威還是胡適博士論文六位大主考的首席導師。

胡適和陶行知都是杜威的學生。陶行知返國後選擇了適合中國國情辦平民教育的道路，而胡適對實用主義佩服得五體投地，終生服膺。

一九一五年，胡適從康乃爾大學轉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緒曼·安吉爾（『大幻覺』一書作者）的新和平主義，提倡如何使力量用得其所，聯合一致去抵抗在自然界和人性弱點中所存在人類的共同敵人，使胡適感到興趣。而杜威發表的『力量、暴力與法律』和『力量與強迫』兩篇論文，更對胡適產生畢生難忘的影響。

在哥倫比亞大學，胡適主修哲學，副修政治理論和漢學。胡適自稱，在所有教授中，特別希望一提的是杜威教授和厄德諾教授。厄氏是倫理文化運動的發起人，給胡適以康德和康德哲學的道德規律有極大的影響。杜威開講的『倫理學之宗派』和『社會政治哲學』兩門課，胡適都選上了。杜威口才不大好，當然不是一位好演說家，然而治學嚴謹，措辭用句對聽眾發表意見的方式給胡適印象深刻。當時杜威最風行的著作『思維術』，認為有系統的思想通常要通過五個階段

，為胡適學術研究提供了科學治學的方法。胡適喜歡把科學法則，說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証」。

胡適是一九一七年五月通過博士學位考試的。

杜威於一九一九年二、三月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講哲學，講題是：「哲學之重建」，隨後由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江蘇教育會、尚志學會邀杜威來華講學，杜威於五月一日到達上海，稍住數日轉往北京，作五個系統的專題講演，然後前往各地，胡適是杜威在北京、天津、濟南、太原等地講演時的翻譯、瀋陽由王文伯翻譯，上海、廣州等地另由哥大其他同學翻譯。

杜威回到美國，對中國頗感興趣，在家庭招待會上常有中國名流與留學生參加。一九二七年，杜威喪偶，招待會仍繼續舉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杜威以八十七歲高齡續弦，娶了一位四十二歲的夫人。杜威再婚後依然神志清明，著述不輟。還創導行為科學，為杜威哲學添色增彩。五年之後以九十三歲高齡逝世。

百萬字「農書」的浩劫

五十年代，馬寅初任北京大學校長。他除了主持繁重的學校行政事務外，仍就致力於學術研究不稍鬆懈。

五十年代，他鑒於中國人口繁衍太過快速，國家財力不堪負擔，特發表『新人口論』，主張節制生育。毛澤東正熱衷於人越多

。經過三個朝代，活到一百零一歲。馬寅初長壽的「秘訣」很值得人們參考學習。馬寅初從小就不吸煙、不喝酒、也無飲茶的習慣，在他書桌旁，經常放置著一個冷水瓶，常年累月喝涼開水。

馬寅初的長壽之道

馬寅初一生坎坷，幾經沉浮，歷盡滄桑

越好，不採納馬寅初的意見，僅少數諍友如邵力子引爲同道。最荒謬的是康生之流竟然策動學術界人士公開批評馬寅初新人口論是新馬爾薩斯主義，是反動的東西帝國主義。

面對這種不實的誣蔑之詞，馬寅初橫眉冷對，孤軍作戰，強烈答辯，毫不畏懼。

橫逆之來，馬寅初未曾心灰意冷，自問報國丹心未酬，猶一本初衷，從一九六一年起到家鄉浙江農村調查考察，就農業問題作深入研究，謀求振興農村經濟的道路。他不顧年老伏案撰著『農書』。到一九六五年歲末，他嘔心瀝血整理出『農書』初稿計一百萬字。

不料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整個大陸陷於浩劫動亂之中。馬寅初於是召集家庭會議，用一天時間，祖孫數代人，人人動手，把他歷來珍藏的書畫、信札、文物付諸一炬，心傷不已。

過了幾天，周恩來指示，馬寅初受到保護，馬寅初的住宅不准任何人侵入、抄家。但是，遲了。馬寅初心血凝成的百萬字『農書』已遭到劫難不可復得了。

英人品嘗唐詩韻味

治家，知識淵博，學術深湛。

徐志摩（一八九七—一九三一），浙江海寧人。一九一〇年入杭州府中學（後改爲杭州一中），與郁達夫同班。一九一五年考

入北京大學預科，後轉學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預科。翌年秋入北京大學法科學習政治。

一九一八年八月，徐志摩赴美留學，入克拉大學社會系。次年國內爆發「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他甚爲關注。九月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政治學。一九二〇年九月獲碩士學位。

一九二二年，徐志摩由美國轉赴英倫三島，從師羅素（一八七二—一九二〇），並開始新詩創作。也是在這時，他無意中將

中國古代燦爛文化之一的唐詩也帶到了英國。後來馳名世界的漢學家威利，那時不過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圖書館工作人員，他早就有着對唐詩的嗜好，見到徐志摩以後，就迫不急待地請教許多有關唐詩方面的問題，以後在與徐志摩的通信中還時時提到。由於威利虛心好學，鍥而不捨，他翻譯和註釋的唐詩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成爲西方漢學界中的名著之一。加上英國其他幾位漢學家如翟理思、阿瑟、常理等都翻譯和介紹過唐詩，因而使英國人能夠通過英文品嘗唐詩的韻味。

張友漁無畏大軍閥

張友漁是著名法學家、新聞工作者、政

報紙撰寫社會新聞和評論文章，曾擔任『山西日報』的特約採訪員，代理過『并州新報』的總編輯。

張友漁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學，繼續爲報社撰稿。張友漁對社會現狀不滿，通過給『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寫雜文，傳播人們心中對社會的不平和憤怒，抒發民間心中的鬱悶和憂愁。他常用的筆名是『懷疑』。在讀音上，「懷疑」是他的字「友彝」的諺音，但內容上大有憂國憂民、不滿現實的思想。

後來，張友漁又把筆名「懷疑」改爲「有疑」，在『世界日報』的明珠版發表文章，抨擊當時當權的大軍閥。

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張友漁經常用的筆名有友彝、友愚、懷虞、猶予，猶豫、猶疑、游泥等，這些筆名都是「懷疑」和「有疑」的衍變詞或諺音字。從一九二八年，他使用新的筆名「友漁」。此後他發表的正式文章大都署「友漁」，並將「張」姓和「友漁」聯起來成爲「張友漁」，這樣一來，他的原名張象鼎就很少人知道了。

張友漁一九三〇年冬曾去日本，次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到北平，任『世界日報』主編、民國大學新聞系主任。一九三四年回太原給閻錫山講學。一九三七年「七七」全面抗戰後，張友漁給一九三九年春到重慶，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十軍團政治部長、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設計委員，並任『

中時事新報》和香港《華商報》總主筆。

一九四九年後，張友漁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張友漁一九四九年二月病逝北京，終年九十四歲。

夏丐尊軟硬都不吃

三十年代上海是全國經濟金融中心，也是新聞出版中心。四馬路（福州路）有文化街之稱，著名的商務、中華、開明、世界、大東幾家出版社都在那裡，申報和新聞報也在附近。

成立於一九二六年八月的開明書店是後起之秀。這家書店可說是同仁書店，幾位志同道合宣傳新文化、新思潮的作家集會在一起，以夏丐尊、葉聖陶為核心，又有宋雲彬、王伯祥、傅彬然、劉薰宇、豐子愷、顧均正等人的參與，新出版的現代文學作品、青年讀物以及辭書都為世人所重。

抗戰爆發，葉聖陶、宋雲彬等內遷。夏丐尊留守上海。

一九四三年深秋，夏丐尊遭到日本憲兵司令部逮捕，囚禁在北四川路橋堍的新亞飯店。

夏丐尊被捕後日軍憲兵司令親自審訊，拿出一份「中國文藝家協會抗日宣言」，上面認錯，夏丐尊立予駁斥。日憲兵頭子要夏以日語回答，夏丐尊理直氣壯地說：「我是中國人，只能說中國話！」不理會日本憲兵

，保持緘默。

那時夏丐尊年邁體弱，且生過肺病，在獄中身心備受折磨，咳嗽不止，終夜難眠。

牢房伙食惡劣，冷飯加鹹菜，下咽時即嘔吐，日益消瘦。

有一天，有一穿和服的日本青年，進監向夏丐尊下跪叩頭，自稱是學生，扶夏丐尊進

餐廳就餐。入座不久，日本憲兵司令和其他一些人都穿和服向夏丐尊鞠躬行禮。夏知宴無好宴，這是明擺着的圈套。他憤而把筷子一丟，轉身就跑進牢房。夏丐尊軟硬不吃，敵寇無可奈何。

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著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